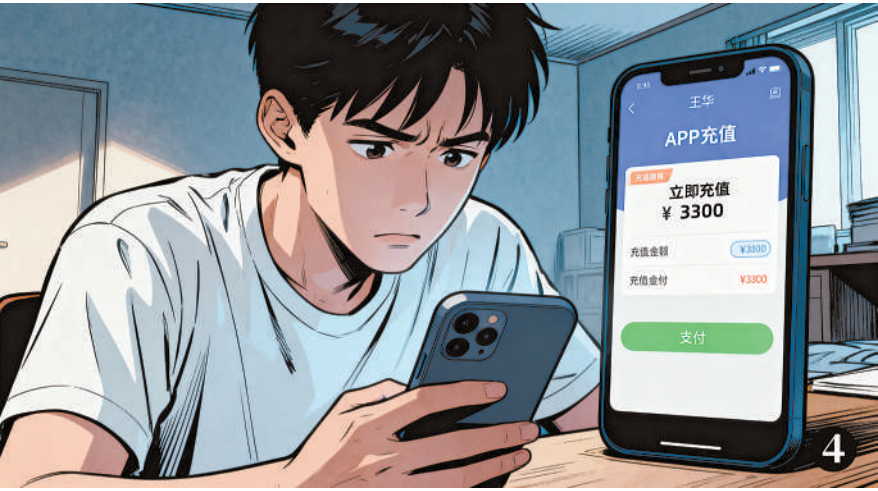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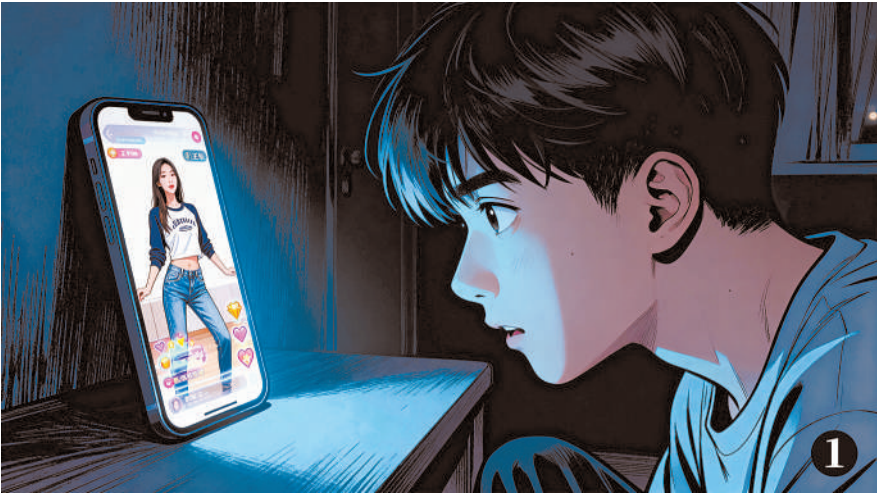


豹变

□ 林倩伊 倪 超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超

起底直播间里的“窃密者”



制图:程璨(由AI辅助生成)

“加个好友，想不想看主播私号？”

深夜，王华（化名）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匿名看直播，一位“美女主播”的热舞让他上头。他刷出礼物，不一会儿就有自称是主播本人的账号来加他好友。

“玩没玩过主播私号？加主播私Q。”很快，对方发来QQ号、链接，诱导他下载某款语音App并充值。进入App并充值后，王华发现所谓的“主播私包”其实就是擦边直播，而且该语音App内的主播根本不是他在原平台上见到的主播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

王华的遭遇并非孤例，另一位受害者张天（化名）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：在某短视频平台美女直播间匿名刷礼物后，一个自称“主播助理”的账号联系他，将他诱导至同一款App充值和裸聊。进入该App直播间后，张天发现，这根本不是原平台的主播，“就是拉人裸聊的套路”，于是直接退出直播间。

可疑的是，王华和张天在短视频平台匿名直播间中并未留下个人信息。这些非主播本人的账号，是如何准确找到他们的？

警方追查发现，这背后是一款名为“客多多”的“暴力获客”软件在暗中运作。它可以突破短视频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，实时抓取直播间观众的昵称、ID、粉丝数、性别、手机号、所在城市、唯一身份识别码等隐私信息，然后精准推销广告，甚至实施诈骗。

近日，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检察院以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对魏春（化名）、谭强（化名）等6人依法提起公诉，法院判处魏春等3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三年一个月不等，并处罚金。这起案件，让“暴力获客软件”的犯罪模式与危害暴露在公众视野中。

“暴力获客”背后

2022年起，刘文（化名）开始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售卖农产品，生意一度不错，后来客户投诉增多，有人称产品有问题、客服失联。但刘文核查发现，那些订单并非来自他的店铺。“上网查了我才知道，是直播间客户被别人用软件‘截流’了。”刘文说。

于是，刘文也开始在网上购买“蓝猫”“客多多”等截流软件。所谓“截流”，就是利用非法软件突破短视频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，抓取他人直播间或粉丝群的观众信息，再通过私信、电话等方式“引流”至自己的店铺，甚至引向诈骗、色情、贷款中介等黑灰产业。因这一获客方式能够突破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，肆意抓取相关用户的隐私信息，也被称为“暴力获客”。

在使用暴力获客软件几天后，刘文发现这个市场需求很大，产生了倒卖软件赚钱的想法，在4个月内售卖了300多张软件卡密，获利近4万元。向他购买此类软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 雷
通讯员 赵云南
实习生 曹 亮

件的用户，有的推销祛斑产品、高仿鞋，有的推广“贷款调解”“手机租赁”项目，有的甚至为色情语音交友平台和直播平台引流。

2024年年初，江苏南通的家纺从业者陈星（化名）想要开拓网络销售渠道，经人介绍后花200元购买了这一获客软件。

使用后，陈星发现这一软件不仅能精准抓取竞争对手直播间的访客信息，用户的匿名信息、手机号、唯一身份识别码等核心隐私数据也一览无余。“这软件能绕过平台后台，用了可能犯罪！”在朋友提醒下，陈星最终选择向公安机关举报。

正是这条线索，牵出了一个覆盖全国18个省份、违法所得达75万元的制售“暴力获客”软件犯罪网络。很快，制造和销售此类软件的犯罪团伙在江苏南通被查获。

非法“获客”产业链如何野蛮生长

2024年年初，无正当职业、常年混迹网络黑灰产的魏春，在网上结识了擅长软件代码开发的谭强。魏春提出以2000元“好处费”请谭强开发一款能抓取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用户信息的“截流”软件。

仅用一周时间，谭强就开发出首款针

对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的A软件。试用后，魏春发现软件能突破平台防护，抓取新进直播间用户的ID、性别、手机号码，所在城市及唯一身份识别码等隐私信息，当即决定“长期合作”：邀请谭强入伙，负责技术开发和软件维护，自己则负责寻找代理销售，所得利润由谭强、魏春和销售代理三方平分。

魏春很快搭建起“研发—销售”体系：以谭强为技术核心，先后开发出针对短视频平台粉丝群的B软件、另一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的C软件；发展一级代理，负责在QQ群、百度贴吧等平台推广销售。这些代理又向下发展二级代理，形成三级分销模式。软件以周卡、月卡的形式售卖，用户需输入“卡密”才能使用，周卡、月卡分别对应不同使用时长权限。

据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张彬介绍，2024年3月至8月，该团伙共销售此类非法“暴力获客”软件1万余份，覆盖江苏、福建、湖北、四川等18个省份，违法所得共计75万元。

公民个人信息不应是任人攫取的“唐僧肉”

短视频平台为保护用户信息，设置了多重安全防护措施，而涉案软件正是通过

破解这些防护措施实现“窃密”。

为何这类“暴力获客”软件是非法的？判决书显示，因其能够避开和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，未经平台授权非法获取平台服务器中未对普通用户开放的信息，属于专门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，被告人的行为也因此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。

据办案检察官介绍，购买这些软件的买家，将窃取的数据用于两个主要途径：一些中小商家购买软件后，专门抓取同行直播间的用户信息，通过短视频平台私信或添加微信，以“同款低价”“更好服务”等话术引导顾客转向自己的店铺，形成恶性“截流”。

此外，不法分子潜入“美女跳舞”等匿名直播间，利用软件抓取深夜时段、出手打赏的男性用户信息。随后，他们包装女性的账号，冒充主播本人或助理联系受害人，以“成人私包”“一对一福利”等话术，诱导其下载涉黄涉诈App进行充值，或者以“主播线下见面”“色情服务”等名义索要“保证金”“机票钱”，实施诈骗。

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，曾有一个五六人的徐州犯罪团伙，利用该软件，累计获取了八九万人的信息数据。他们以提供色

情服务为诱饵，引导用户充值小额“入门费”，随后将信息转卖给下游的电诈或裸聊敲诈团伙，危害极大。

对普通用户而言，隐私泄露意味着“无孔不入的骚扰”。有用户在直播间评论后，接到推销电话；还有用户因信息被泄露，收到涉黄、涉诈链接，不堪其扰。

案件办理过程中，海门区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涉案短视频平台，召开网络安全座谈会并提出针对性建议：升级“爬虫”技术监测机制，通过攻防演练弥补漏洞；强化敏感数据加密或去标识化；完善内控机制，明确数据泄露应急流程。目前，该平台非法“爬虫”检测屏蔽率已超90%。

“但技术防护不是一劳永逸的。”张彬坦言，网络技术迭代快，破解与防护始终处于“攻防战”中，更需要平台和公众提高警惕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公民个人信息不是任人攫取的“唐僧肉”，任何试图通过技术手段非法突破网络防线、窃取数据的行为，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平台、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应持续合力，筑牢数据的“防火墙”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。



跨越万里 高原救“心”



护士江丽娜向小朋友介绍如何做手工。



金中强正在为西藏儿童筛查。

受访者供图

最近，黑龙江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“客人”。19个小朋友来自西藏日喀则，将在这里接受先天性心脏病手术。

2019年8月至今，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接连派出12批医疗队，80余位医护人员奔赴雪域高原，为11.4万余名西藏儿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，陆续已有500多个孩子在这里接受了手术。

一群孩子的命运正在因此改变。

日喀则与牡丹江，一个在西南，一个在东北，两地距离超过5000公里。这群孩子是如何与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结缘的？

事情要从2019年说起。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心外一科主任金中强有个好朋友，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当年派到日喀则的援藏干部，“有一天，他跟我说，中强，我们这边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不少，但治得不好”。

2006年就和同事开始围绕这方面做公益的金中强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十分严重且紧迫的事情。于是，他向院领导汇报，是否可以带队前往日喀则，为当地免费提供筛查和救治服务。

几经沟通，在黑龙江省援藏工作队的邀请下，2019年8月，医院一行人出发了。此前没去过西藏的金中强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。

而当地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的比例却令他感到不安。

仅在他们首先到的康马县一个幼儿园，就发现了近4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。

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治疗，大家决定让他们来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做手术。最终，9人做了手术，恢复良好。

有了第一次成功经验，后续一批又一批患儿走下高原，完成了手术。

前不久，在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14楼

西藏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区，记者看到了最近一批小患者。他们和家人身着民族服饰，在走廊里玩玩具车，不时传出笑声。

病区走廊上，挂着数十张孩子们的合影。金中强说，每当一批孩子康复后，大家都会拍照，“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缘分吧”。

照片中的一些孩子，金中强还有印象。他指着一个小女孩说，她的梦想是当医生；又指着另一个小女孩说，她能歌善舞，大家一起排练过节目。

除了照片墙，这个病区还有温馨布置。记者走了一圈看到，一些指示标牌已经换成了汉藏双语。病房里还挂着具有藏族特色的绘画。

护士长江丽娜介绍，这些设计是为了让小朋友尽快熟悉环境，安心治疗。

江丽娜和同事还和小朋友们一起

做手工。她向记者展示了一排用饮料瓶、彩泥做的人形玩具，五颜六色的，十分可爱。

这些孩子平均要住30天院。为了不耽误学习，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的藏族大学生定期来给孩子们辅导。

采访中，记者见到了翁吉拉姆和若珍。她俩是畜牧兽医专业的大二学生，来给小朋友们上数学课等。

“我们都是藏族的，生活习惯各方面比较了解，学校也呼吁我们积极参加，我们自己也想奉献一下，就来了。”翁吉拉姆说，见到老乡很亲切。

团牡丹江市委也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，已累计开展接站志愿服务活动、“石榴籽一家亲”关爱藏族青少年融情实践交流活动等10期，覆盖各民族青少年400余人次，让藏族儿童切身感受文化交融的温暖。

2019年8月至今，金中强去了12次西藏。其中一个孩子，让他难忘。

2020年，他和同事来到谢通门县下面的一个乡镇，筛查到了一个8岁的患者。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个孩子并没有来牡丹江做手术。

转年，金中强再次来到了这个镇，听说这个孩子已经去世了。当时在场的人打开手机相册，点开孩子的照片。有人当场落泪，十分惋惜。

超声科医生王洪霞去年8月跟同事去日喀则，筛查先天性心脏病，一共筛查出100多例。有个两岁左右的小朋友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“这孩子看见我时挺害怕，躺着哭，一直叫妈妈。我当时也刚当妈妈，第一次离开我的孩子那么远。这个小朋友哭的

时候，我特别有代入感，当时想，生命才开始，怎么就患上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。”王洪霞说。

“这项工作光靠自己是无法完成的。”去了多回日喀则，金中强觉得，应该让本地卫生系统工作人员掌握基本的筛查技能。

后来，他再到日喀则下面的县之后，开始有意培训一线医务工作者。“讲讲先心病是怎么回事、为什么出生时会有先心病、先心病是怎么来的，尽最大努力让大家学好、学明白”。

去年，金中强再去西藏时，发现藏族同胞的观念也在改变。“我们去了7个人，形成了7个中心，所有人都围着你，站也站不住，一圈儿全是人。不光有小孩儿，大人也让我们看。”金中强说，他们不知道医生叫啥名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来，“只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，给大家免费看病”。

去了这么多次西藏，常有人问金中强，图什么、为什么？每当听到这样的提问，他也回答不上来。

2025年4月15日晚，结束岗巴县的先天性心脏病义诊筛查活动后，因为第二天拉孜县还有义诊工作，他们需要乘车约4小时，当晚到拉孜。

金中强说，路上总能路过一些乡镇、翻过一些山，心中莫名地高兴。“因为路过的乡镇我都曾经去义诊过，很多山路也曾经走过”。

谈及收获，王洪霞则说：“我在日喀则看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案例。这对提升自己，是个很好的机会。”



偶遇是打开戏剧节的最佳方式

□ 蒋肖斌

很遗憾，我迟到了，也许是早餐多吃了那一个玉米粑粑，也许是错过了那班公交车，总之，我错过了那一场戏剧。中途进场总是不礼貌的，于是，我游荡在环海边的听涛小镇。我和大凉山戏剧节的相遇，从一场错过开始。

可谁知道呢，当我漫无目的地路过另一个剧场时，《希腊喜剧》即将上演——因为电力故障，它的开场推迟了半个小时——被我赶上了。我并不了解希腊喜剧，现查网络资料，但后来证明，这毫无必要。

在这部现代实验戏剧中，一群“喜剧学校”的学生，重现了阿里斯托芬经典喜剧的所有情节。当演员们举着手中的烤肠，冲上一步之遥的观众席时，戏剧回到了它本初的意义——行动：来自爱尔兰和中国的演员一起用彝语唱起了歌谣，观众听听不懂也不那么重要，戏剧本身就是一种交流方式。

2025第七届大凉山戏剧节于立冬日，在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启幕，持续至11月16日。偶遇《希腊喜剧》，是我打开戏剧节美妙的体验之一。

作为一名INFJ（网络流行的人格类型划分方式，INFJ意味着内向、直觉、情感、判断——作者注），又有直觉又有判断，太适合偶遇。那意味着，我会做一个有计划的大攻略——毫无攻略那更是完全遇不上的，又预留了“情随事迁”的可能性，在不期而遇中获得意外惊喜。

这样的偶遇，后来又继续发生：我在等待咖啡打包的时候，看到了一场戏剧巡游，穿着古装、踩着高跷的演员，就在路中央“随地”演了起来；我在吃饭的时候，旁边正好坐了《希腊喜剧》的剧组一行，他们讨论着艺术，也评价着川菜，谁能分得清舞台在哪里；路过古戏台时，小朋友们正在表演他们的作品，尽管不知道演的是哪一出，但阳光下的孩子笑容，足够美好……

观看戏剧与观看影视剧不同：后者，创作者把镜头对准了谁，观众就只能看谁，别无选择；但前者，主角与配角，舞美与音乐，呈现在一个时空中，观众的目光流向哪里，皆有可能。于是，同一部戏，不同的人看，看出点什么，可能不尽相同，甚至千差万别。

如果将视角延伸到戏剧节。不同于在城市中，掐着时间、算着交通，赶去剧场看一场戏——仪式感固然重要，但“精算”仍会消磨看戏的纯粹；一个小镇中的戏剧节，大凉山也好，乌镇也好，阿维尼翁也好，戏剧真的就发生在身边——物理意义上的身边，会进一步成为心理意义上的身边。戏剧节的时空比舞台更大，而且参与者远远不止演员和观众。那些附近的居民、餐厅的老板、摆渡车的司机……都有观察戏剧节的独家视角。从某种角度，戏剧节，本身就是一场戏，每个人在现场，就是入戏。

5年前，我第一次来到凉山。那年戏剧节期间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：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、布拖县、金阳县、昭觉县、喜德县、越西县、美姑县7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脱贫，至此，四川88个贫困县全部“清零”。

无论办戏剧节的初衷是什么，戏剧节正在改变这座西南小城。戏剧节让凉山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更看到了自己。坐摆渡车时，司机说，他昨天带女儿去看了《狂人日记》（格鲁吉亚话剧，改编自果戈里同名小说，此次为中国首演——作者注），“我是看不懂，但她能看懂，娃娃看点这些，总是好的嘛”。也许，女孩与戏剧的这一次偶遇，就能改变点什么呢。



《希腊喜剧》剧照。

大凉山戏剧节组委会供图